

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

參賽類別	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
作品名稱	瑾瑜碎
<p>雖是新任知縣，但翟瑾二字早已為人所熟知。</p> <p>儘管翟家已然沒落，祖輩遺留的嚴謹家風至今卻仍頗受推崇。尤其這代，翟瑾不但聰敏好學，其高風亮節更是讓人敬佩不已，那名門望族流淌在血液中的清高有節，使得翟瑾如直立不屈的翠竹，在新秀中脫穎而出。如今分配為地方的父母官，眾人皆對未來的日子充滿期待。</p> <p>初來乍到，翟瑾知曉當地衙門已有一套運行規則，雖說新官上任三把火，但貿然破壞秩序恐怕也難有所作為，因此他未免俗地打算聘請一位幕賓。</p> <p>經過一番打聽，翟瑾最終決定邀申屠弈一敘，因為他是難得在百姓方與官吏間皆獲好評的人選。官吏素質良莠不齊，要是站在百姓方，通常容易得罪官吏，而官官相護者則難以獲得人民推崇。像申屠弈這般能夠兩邊面討好的人，想必頗有才能。</p> <p>不多時，下屬便帶回了申屠弈的回覆：「明日將著玄青袍，於衙門一里外茶館，恭迎大駕。」</p> <p>次日，當翟瑾來到茶館時，並沒有看見申屠弈的身影。他下意識皺了皺眉，但也未曾多言，隨意找一桌坐了下來。</p> <p>逾些時，茶館陸續來了不少人，翟瑾算了算，距離約定時間已經所剩無幾，卻仍未見任何玄青色的蹤跡。他眉心幾不可見地打了個結：沒想到自己竟然出師不利，幾經挑揀後的所選之人這般令人失望！只好暗忖起下一個人選。</p> <p>思索間，餘光恰好瞥到右前方那桌的男子輕輕放下茶杯，然後優雅起身，將因為小坐片刻而微皺的衣衫整理一番，迤迤朝他這桌走來。</p> <p>「翟大人嗎。」本該是疑問句，卻被他以肯定的語氣說出，像是完全不需要得到答覆似的。他輕輕一勾唇作為招呼，便逕自在翟瑾對面坐下。</p> <p>「申屠弈？」翟瑾迅速打量對面那人：年約三十，膚色偏白，倒是符合一般幕賓的形象，但眼尾微彎，如同桃花般，笑起來有兩道月牙兒。他悄然在心中打了個叉，這樣的五官實在太過蕩漾，但下頷些許的鬚渣不但不顯邋遢，反而增添幾許陽剛之氣，硬生生壓下桃花眼產生的輕浮感，讓翟瑾勉強抹去對他的一絲反感。</p> <p>不過，他分明身著一襲黛藍色袍子！</p> <p>「翟大人似乎有些浮躁啊。」嘴角噙著笑，申屠弈間接承認自己的身分。</p> <p>「不過是沒想到申屠先生會踩著點到呢。」翟瑾不慌不忙地接道，也不道破。</p> <p>「遲到確實不是我的作風，」裝作沒聽出翟瑾的諷刺，申屠弈似真似假地回道：「只是不想單純作為被挑選的人罷了。」所以才想觀察這位芳名遠播的新知縣是否會露出破綻。現在看來，確實是表裡如一，頗重規矩的人。</p> <p>如此謹慎，反而讓翟瑾高看他一分。畢竟兩個素未謀面的人一時要談合作，風險可不是一星半點，這樣的心計反倒是展現了他的誠意。</p> <p>「這點我確實不如先生。」翟瑾坦率地說。儘管主動權已經不在自己手中，他的氣度</p>	

卻不落下風，「可惜茶都涼了，不敢敬先生。」

申屠弈卻是爽朗一笑，朝著不遠處的店小二喊道：「小二哥，給我一壺上好的君山銀針！」然後再轉頭對著翟瑾似有歉意道：「茶涼了傷身，這壺君山銀針就當給大人的賠禮吧。」也只是似乎而已。

「不必了！」抬手制止準備應聲的店小二，翟瑾面上雖只是微微蹙眉，但眼底忍不住浮起一絲惱怒。君山銀針價格名貴，申屠弈這樣一擲千金，是想動搖還是打壓自己？無論是哪個原因，都讓他滿心不悅。

詫異地看著隱約動怒的翟瑾，申屠弈承認他此舉確有試探的心思在裡面，但無論是四兩撥千斤地拒絕，還是曖昧不明的推託，他都沒有想過翟瑾會直接將忿忿不平展露出來。儘管不怎麼明顯，但官場上哪個不是人精，一點破綻就足以粉身碎骨了。

翟知縣這般，怕不是稜角被磨平，便是過剛則折。

「如此，我失禮了。」申屠弈笑意不變地朝不知所措的店小二擺了擺手，眼底的暗芒一閃而逝，迷離的桃花眼恢復了些許清明。

「套路太深了啊……」翟瑾倒也不是初出社會的小兒，很快反應過來這不過是申屠弈的試探後，他自嘲地扯了扯嘴角：自己的道行在申屠弈面前完全不夠看啊！

「官場自當如此。」既是提點，也是慨嘆。

翟瑾輕笑，提袍站了起來，「雖然自知力有未逮，但請先生看在晚輩為國為民的一片赤誠之心，助晚輩一臂之力！」語畢，便深深向他行了個大禮。

他對申屠弈的表現十分滿意，決定向他伸出橄欖枝。反觀自己對他來說大概差強人意吧，不過哪怕只有一絲希望，他都願意為了實現理想而全力以赴。

盯著翟瑾的頭頂，申屠弈忍不住一陣唏噓。幕賓雖非正式官職，但與因迴避制度而總是擔任外來者的知縣相比，幕賓和胥吏的權勢反而更根深蒂固。他雖不會剝削百姓，卻也得承認自己稱不上清廉，與各種牛鬼蛇神都打過交道。

或許在旁人眼中，他的底線十分模糊，不過在申屠弈看來：賺錢圖的是一家溫飽，而長袖善舞則是為求自保無虞。他並沒有將手伸向更高處的野心，因為他的初衷一直以來就是放在心尖上的父母妻兒，所以沒辦法和翟瑾一樣，全心全意投入在蒼生黎民中。堅守著最低道德標準便是他對百姓唯一的仁慈。

相形之下自己似乎很卑劣啊！怔忡間，申屠弈暗嘆。看著因自己一言不發而遲遲未起身的翟瑾，微微斂容，嚴肅地低喃道：「路漫漫其修遠兮……」

「願恪守本份而已！」翟瑾果斷地答道。

申屠弈失笑，暗讚他的魄力，然後將之扶起，「那，今後便請多努力了。」

「是！請多指教！」翟瑾堅定地回視申屠弈。

很快，翟瑾成為知縣已經三個月有餘。各項事務也在與胥吏們勾心鬥角，以及申屠弈時不時的提點下漸漸步上正軌。

但現實與理想終歸是不同的。

能讓翟瑾這麼快認清事實，申屠弈大概功不可沒。

「你這是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！」申屠弈總是無可奈何地說。

「總不能縱虎傷人吧。」這是翟瑾的一貫回答。儘管知道這樣天真的理由在眾口鑠金下是多麼單薄，他也從沒想過要為此折腰。這是為了他所庇蔭的黎民百姓，也是為了維護翟家流芳百世的風骨。

不過，即使理念不同，翟瑾和申屠弈倒沒有不相為謀的意思。這天，兩人在簽押房辦公時，翟瑾無意抬頭，卻難得看到申屠弈臉上流露出一絲明顯的不豫。和平常總是將真實情緒掩藏在玩世不恭笑容下的樣子大有不同。

「申屠先生，您怎麼了？」他忍不住開口問道。

察覺到翟瑾的注視，申屠弈勉強鬆開眉頭，語中仍帶著不快回道：「最近書院學田被佔的事件日益漸多，真是越來越放肆了！」

翟瑾聞言，想起這個月確實有數起書院因學田遭占而日漸凋蔽的事件，頓時也覺得頭疼。「我認為必須將他們連根拔起，才能好好整肅這樣的風氣。」

「理論來說，治本的方法確實更好，但這樣的風氣已經持續太久，恐怕難以根治。不過，出面挫挫他們的銳氣是必要的。」關節有節奏地輕敲桌面，申屠弈半挑著眉說道。

「循序漸進的道理我懂得。」翟瑾點點頭，要馬上肅清數朝以來的弊端確實不大可能，不過他更好奇的是申屠弈此次堅決的態度，「話說，難得看到申屠先生幹勁十足的樣子啊！」他似笑非笑地調侃道。申屠弈做事一向秉持中庸之道，這次卻難得的強硬，讓他大感新奇。

「這次的受害書院是我的岳家，自當要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！」申屠弈燦笑，倒是毫不在意地坦承，畢竟誰胳膊不是向內彎呢！

「原來，我應該要說，果然如此嗎……」翟瑾恍然大悟，又帶著意料之中的失望。

儘管對申屠弈時不時的粉飾太平感到不滿，但申屠弈實在不是個容易教化的對象！所以很多事情他也就睜一隻眼，閉一隻眼，省得彼此相看兩厭。

「康甯書院坐落在蘿山西面的山腳下，曾經是當代舉國著名的書院之一，現在懸掛在書院門口的匾額還是前朝君主欽賜的呢！」

翟瑾好笑地看著申屠弈一副與有榮焉的樣子，復而不解地問道：「既然當初那樣昌盛，怎麼現在會落得這種境地啊？」

「一朝天子一朝臣啊！後來帝王為了扶植自己的文人勢力，學子遍布全國的康甯書院自然首當其衝，被明裡暗裡地打壓，等到風頭稍過，規模也收斂了不少，才勉強支撐至今。」申屠弈簡述了一下康甯書院的興衰，接著有些愧疚地說：「近幾年我靠著和一些士紳富戶的交情，使他們捐資助學，卻忘了康甯雖然是賜額書院，如今卻沒有足夠的自保能力來對抗眼紅的豪強，才會發生這種事。」

「不只康甯，許多曾經頗享盛名的書院現在都被豪紳強奪院產，甚至被霸占改成了寺廟，類似情況早已屢見不鮮。申屠先生無需太過自責。」翟瑾寬慰道，「那關於此案，先生打算如何處置呢？」

「先弄清楚事情的始末再說吧。」他揉揉眉心，深惡痛絕地說。

於是在申屠弈的特別關切下，調查很快有了結果。

與意料中的積極不同，申屠弈只是看著宣紙上的名單沉默了半晌，直到翟瑾忍不住出

聲：「申屠先生？」

他深深吐了一口濁氣，而後緩緩地說道：「這件事牽連甚廣，不適合大張旗鼓地解決。」

「申屠先生這是何意？」詫異於他陡然轉變的態度，翟瑾雙目微瞠：「難道您打算要息事寧人嗎？」

看著申屠弈沉默不語，他蹙眉道：「儘管我官階不高，但對一般平民還是頗具震懾力，如此可嚇阻一些依附在他們底下的勢力。而帶頭的齊家應給予嚴懲，對其他人也有殺雞儆猴的作用。」

「可是風險太大了。」這種方法申屠弈何嘗沒想過，他抽出幾張紙，指著上面的幾方勢力細細分析道：「你以為這些大家族是為了利益靠攏的一盤散沙，然，實際上他們在地方上經營許久，之間盤根錯節的姻親關係早將他們綁在一條船上了：像霍氏是齊氏的岳家，而崔氏又是霍氏的表家等。雖然並非這樣的關係便牢不可破，但要顧慮這個親戚那個家屬的，不但難以背信，且很有可能會逼得他們狗急跳牆。」

「我明白對方人多勢眾，情勢十分不利，但這並不能成為我們裹足不前的理由。」翟瑾正色道：「崎嶇難行的仕途，是為了交織成安居樂業的社會，若連為官者都畏首畏尾，那你要那些生活在我們秩序下的居民該如何自處？朝廷早就下詔令不許染指書院田產，我們明知其不可，卻仍姑息養奸，豈不罔顧人民的信賴與中央託負的責任！」語氣後來越發凌厲。

即使面對翟瑾如炬的目光，申屠弈也絲毫不肯讓步。他拿出另一張名單，重點圈出一位虞姓小吏，「姑且不論那些家族的聯合。你看他們每次的行動當中，都有虞磊此人參與。雖然只是一個小差役，但他在其中竟然扮演著抹去不法痕跡的角色，這代表他在衙門中有一定的權力。再仔細比對其他相關的名單，我發現很多都是前任知縣，現在已升遷為巡撫的顧闌所留下的人脈，沒記錯的話，他的妹婿似乎就姓虞。早些年他們和顧闌一同經營，交情甚篤，恐怕在顧闌調任的時候便全面接收了他的資源，條件與經驗皆備。反觀你根基尚淺，這幾乎是一個可以預見的敗局。」

「那麼，照申屠先生的意思，是要受害者苟且偷生嗎？」直視著申屠弈，翟瑾的聲音平靜地好像剛才據理力爭的人不是他一樣，言詞卻十分尖銳。

因翟瑾的不客氣而狠狠皺了下眉，申屠弈幾乎可以想見若是這樣的字眼掛在康甯頭上，他的妻子背地裡會掉多少眼淚。但越是煩躁，他的腦子便越發清醒：「正因為明白矗立在面前的是目前難以應付的高度，所以不會做徒勞無功的掙扎，而是盡量在保有完整權益之下設法使對方讓步。」

那句「徒勞無功的掙扎」讓翟瑾無力維持平靜的面容，臉色一下唰地變白。猶記得他祖父當年也是秉持著寧為玉碎，不為瓦全的精神，後來即使含冤而死，仍是在百姓間爭相傳頌著，而他也一直引以為榮。但現在申屠弈的話卻狠狠在他心上扎了一針，是不是他這些年來一直努力恪守的原則，在申屠弈眼中就如飛蛾撲火般可笑？

「你說的我能理解，卻不能認同。」翟瑾臉上依舊沒什麼血色，但他還是挺著腰桿認真地說道：「在我心中，這樣低人一等地活著根本生不如死。」看到申屠弈張口欲言，他大力地擺了擺手道：「這是我自願背負的使命，申屠先生不必再多言。」

祖父的決絕，百姓的崇拜，讓他肩上彷彿又沉了幾分。想到這裡，翟瑾深吸一口氣，再沒有多看申屠弈一眼，逕自拿起名單大步往外走去。

「這算是……割席斷義嗎？」低頭一陣苦笑，申屠弈手指摩娑著力透紙背的「康甯書院」四字，恍惚想著今天回去該如何安慰與娘家感情深厚的妻子。

那日的不歡而散後，接下來幾天，兩人腳不沾地的忙得沒時間碰面：申屠弈按照原先的想法，與齊家進行談判：以每年些許租息換取田產的經營權和齊家的庇護；而翟瑾則是四處奔波，貫徹心中的正義。

然而，和申屠弈預想的差不多，齊家和顧闌留下的人馬勾結，狼狽為奸，而翟瑾不依不饒地追查下去，使虞磊人脈再廣也難免有些吃不消，便決定將他除之後快。於是和顧闌合計，用職權之便將他貶至繕州。

而貶謫最讓人有苦難言的，便是明升暗降。明面上調任到品級較高的職位，但實際怎麼回事，當事人最清楚，偏偏還得一副感恩戴德的樣子，讓人鬱悶不已。

裡頭的彎彎繞繞一般人不知道，卻瞞不過申屠弈。他一得到消息，顧不得門房還沒打點，便急忙闖進衙門，果然在簽押房看見一個落寞的背影。

「翟大人……」看著即使蕭瑟也依舊堅挺的身軀，申屠弈總是帶著三分笑意的眼底忍不住浮現幾絲心疼。

即使翟瑾名氣很大，但年紀擺在那，申屠弈對他像看待晚輩似的，總是習慣性多一點包容。且翟瑾那孩子死心眼，恐怕一時難以排解這樣的事情。偏偏嘴唇聳了幾次，向來能言善道的他卻突然不知道該怎麼勸慰。

「如你所說，敗得一蹋糊塗呢。」翟瑾自嘲的輕哼。

虞磊的勢力果然遍布整個衙門，不管是旁敲側擊還是循循善誘，那些人的話語中一點漏洞也沒有，彷彿演練過無數次，口徑完全一致！他只能暗恨虞磊的老奸巨猾。而後轉念一想，擒賊先擒王，他不如直接從虞磊下手！

但接下來，和虞磊的當面會談卻讓他知道薑還是老的辣的道理，稍一不慎便被繞進坑裡。結果一番唇槍舌戰後，還是一點進展也沒有。

不過，後來幾日明查暗訪下來，他還是有些聊勝於無的收穫。

可偏偏在關鍵時候，虞磊竟然利用輿論的壓力逼他收手。

「知縣大人視民如子是好事，但因為偏心而罔顧多數人的話，恐怕也說不太過去吧。」率領了一眾不明所以的百姓，虞磊面上一副殷殷教誨的樣子，看得翟瑾直咬牙：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翟大人最近似乎為了康甯書院的事，忙得焦頭爛額啊？」虞磊笑得十分燦爛，「聽說這書院……和翟大人身邊的申屠大人、關係匪淺啊？」

雖知不過是低劣的挑撥，但他還是忍不住在心中暗暗朝申屠弈揮了兩拳。

「康甯的山長，確是申屠先生的岳父。」翟瑾無奈，只能見招拆招。

「啊，今年的稅好像徵得特別多？」

虞磊天外飛來一筆，讓翟瑾下意識一怔，只能硬生生吞下剛剛打好的腹稿：「是又如

何？」因為申屠弈的努力，本地的貿易出口到外地的數量大幅提升，因此中央訂的稅收比之以往高了些。

「下官自然是相信翟大人的，就是怕有心人誤會翟大人，這麼做是想……撥、田、養、士！」虞磊面帶愁容，偏偏最後幾個字咬得特別清晰，翟瑾明顯感受到他身後的百姓瞬間躁動了起來。

「翟大人該不會謊報朝廷的徵稅數目吧？」

「應該不會吧，那些稅收不是要上交給朝廷的嗎？」

「我記得公帑有一部分是來自我們的稅收啊！難道翟大人提高稅賦是為了給那什麼書院的出資置田嗎？」

民眾忍不住開始議論紛紛，朝翟瑾指指點點的。

翟瑾臉色頓時青一陣，白一陣，正當他要出言解釋時，虞磊卻適時地出聲安撫眾人的情緒：「諸位請肅靜，我想翟大人是不會這樣徇私枉法的。」他肯定地朝翟瑾點了點頭，似是請他不用擔心，又朝百姓低聲寬慰了幾句，而後狀似為難地轉身面對翟瑾：「只不過，對於翟大人一直緊咬著康甯書院的事情不放，很容易讓人產生一些不好的聯想啊。」

「就是說啊……」下面群眾聞言，又是一陣騷動。

翟瑾氣得用力攥緊藏在衣袖裡的拳頭，關節隱隱泛白。偏偏他費盡唇舌解釋了半天，在好不容易要取得眾人信任的緊要關頭，虞磊總是輕飄飄地丟下幾句撩撥的話，便再次點燃百姓的不滿。

最後，翟瑾沒辦法，只好順他心意當眾承諾不再追查此事。

這種被人擺了一道的感覺差勁透了！

但即使得到了翟瑾的承諾，虞磊也沒有放下戒備，最後跟姐夫顧闌隨意尋了個名堂，將他貶至荒遠的繕州。

「道貌岸然的人博得大家的信任，而我卻被群起而攻之。」比起被貶，翟瑾更在乎的是，當時許多不明所以的人被虞磊迷惑，轉而反咬他一口。他疲憊地揉著臉，「我感受到濃重的背叛感。」

當時的過程，申屠弈也略有所聞，「不需要跟那些不明真相的人置氣，他們接收到偏頗的資訊，做出錯誤的判斷也無可厚非。」申屠弈勸慰道。

「我只是替他們叫屈！他們都被蒙騙了！」翟瑾的聲音忿忿不平，卻讓申屠弈放心許多，生氣勃勃的樣子總比傷春悲秋好吧！

但看著翟瑾依然耿耿於懷的樣子，他還是忍不住提出忠告：「你可以擇善固執，順著自己心意挺著一身傲骨，那麼作為代價，宦途大概不適合你。」

聞言，翟瑾落寞地低下頭。良久才抬首，眼眶微紅地問：「單有輔政利民的抱負是不夠的嗎？」

「現實不是已經回答你了嗎？」申屠弈嘆了口氣，不答反問。

狹小的簽押房再次陷入沉默。翟瑾驀然想起祖父，曾經不可一世的他，在被陷入獄時，是否也曾反省過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傲氣？是否也曾猶豫過要低下自己高傲的頭顱？自己大概是不如祖父的果敢，才會在這種時候迷茫消沉吧？

看著翟瑾沒有聚焦的雙眼，申屠弈無可奈何地嘆口氣，徐徐走上前，轉移話題地拍拍他的肩膀說：「我看門房差不多準備要打點了，你也快收拾一番回家去，否則尊夫人會擔心的。」看著他未曾梳洗的裝束，申屠弈猜想他大概整晚都沒有離開衙門。

彷彿抓到浮木般，翟瑾渙散的眼神幾經動搖，而後漸漸多了一絲光彩，喃喃自語道：「阿璨……」

「是啊，夫人她正在家裡等你呢！你沒有任何交代便徹夜未歸，很讓人擔心啊。」還好有反應，申屠弈悄悄鬆了口氣，有個突破點總是好的。

突如其來湧上的歸屬感，讓翟瑾情不自禁地放柔眉眼。他簡單打理了一下服儀，然後轉向申屠弈，認真地答謝道：「申屠先生，再華美的詞藻都不足以表達我對您的感謝之意，我只能說，在這段期間，各方面都承蒙您照顧了！」說著便朝他行了個大禮，「今後少了您，我這條路大概會走得更坎坷吧！但即使被傷得體無完膚了，」翟瑾聳聳肩，無奈卻真摯地說：「我還是會誠心地向天祈求，求他賜予您最深的祝福。」

翟瑾宣誓般的話語，破碎在衙役敲梆子的聲響當中，卻在申屠弈耳邊盤旋，久久不散。

太過鄭重反而讓申屠弈微微有些不自在，他掩飾性地抓了下泛紅的耳根，有些彘扭地說：「……管好你自己再說吧。」

翟瑾笑了笑，經過申屠弈時，輕輕捶了下他的臂膀，一切盡在不言中。

一路上，幽幽的冷風讓翟瑾高漲的情緒冷靜下來，他突然開始擔心：妻子會不喜歡那樣遠離權力中心的地點？稚兒會不會難以承受接連數日的舟車勞頓？家中母親會不會對仕途不順的他感到失望？接連幾道質疑讓翟瑾不由得焦慮了起來，快到家門的腳步也不由自主地放緩，在原地踟躕不前。

突然感受到一道灼熱的目光，他若有所覺地抬頭，發現妻子喬璨正站在門口，殷切地朝他望過來，似是下意識地想要跑向前，卻又顧忌著他的反常。

這下，翟瑾反而不怎麼緊張了，他大步地走向喬璨，輕輕地將她擁入懷裡：「阿璨，抱歉讓你擔心了。」

「沒有的事。」她輕輕搖頭，看著翟瑾因她身上被露水沾濕而略帶不滿的樣子，柔聲解釋道：「孩子們原先等不到你，哭鬧不止，母親哄了好久才肯上床。等到孩子們都熟睡之後，我和母親又待了一會兒，後來想你今晚大概不會回來，便先行就寢。不過，大概是因為難得能占據一整張床，有些不習慣，所以早早便醒，才出來外面等你的。」解釋完，她抬頭看著有些憔悴的翟瑾，欲言又止，深怕觸及翟瑾的傷心處。

隨意扯出一抹安撫的笑容，「家裡大概有聽到風聲了吧？我升遷了呢，昨晚臨時和申屠先生、呃、把酒言歡，一時忘了通知你們。」翟瑾刻意表現得一派輕鬆，看著喬璨沒有懷疑的樣子，暗暗鬆了口氣。

「什麼嘛！原來是這樣！這是好事啊！前陣子聽說什麼你得罪了高官，母親和我還擔心了好一陣子呢，原來是空穴來風啊！」喬璨忍不住慶幸地說。

「是、是啊！」翟瑾的眼神心虛地游移著，餘光瞥見喬璨一邊扳著手指細數增加的俸祿可以多貼補一些家用，一邊離真相越來越遠，忍不住出聲打斷。

「只不過……地點稍微遠了些呢，」他清了清嗓，眼角卻仔細偷覷著喬璨的反應：「是、在繕州。」

聞言，喬璨頓時一愣，不過很快便反應過來，她看著翟瑾忐忑的樣子，輕笑道：「家之所以為家，乃是先有家人，方能成家。」她輕輕伸出手，覆上他的雙眼，安撫地宣示道：「此心安處是吾鄉。」

「阿璨……」翟瑾忍不住眼眶一熱，比受申屠弈勸慰時更強烈的感觸襲來，瞬間將他淹沒在溫煦的一流清淺中。

「好了好了，多大歲數還哭鼻子呢！」喬璨拿下微潤的手，隨意地調笑一句，「快進屋梳洗去，今天就先好好在家休息吧。申屠大人也真是的，怎麼就那麼不知節制呢！」她嘟嘟囔囔了幾句，便挽著翟瑾的手往屋子裡走去。

雖然一夜未眠，翟瑾稍微打理了一下，還是守禮地前往翟母處請安，並將方才那一套說辭拿出來說給母親聽。

翟母聽完後沉吟半晌，再抬頭時神色不變，語氣極其自然地支開喬璨。

待喬璨不疑有他離開後，她便立刻沉下臉，嚴肅地問翟瑾：「別拿你哄媳婦那套來敷衍我！以為我老糊塗了是不是！繕州那種荒遠的地方是升是貶你心裡有數！」氣不過地用力拍桌，她深深呼出一口氣，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翟母到底見多識廣，很快便發現了其中的不對勁。翟瑾見瞞不過，只好如實以告。

冤！實在很冤！

聽完後，翟母恨鐵不成鋼地看著自家兒子，「明知道人家後台那麼硬，你還跟人家攙和什麼呢！」

「母親怎麼能這麼說！作為人民的父母官，本應秉公執法，不畏權勢。這也是祖父用生命鑄下的訓示不是嗎！」翟瑾一派正義凜然，鏗鏘有力地說。

翟母愣愣地看著他，似乎在自己未察覺時，兒子便已經長成了頂天立地的大丈夫。腦中一閃而過當年那抹悲涼的身影，突地心中一悸，未語淚先流。

「母親！母親您這是怎麼了！您先別哭、別哭啊！」母親突然迸發的情緒讓翟瑾慌得手足無措，口中只能乾巴巴地勸幾句無關痛癢的話，然後不甚熟練地拿出手絹幫她拭淚。

「阿瑾……」翟母看著面前俊朗的五官，恍惚間，和記憶中那張從容就義的臉重疊。這麼多年以來，百姓提起翟衍，無不帶著佩服憧憬的語氣，現在兒子臉上竟然也出現了這樣熟悉的神情，翟母低下頭，忍不住諷刺地扯扯嘴角，「你只看見他的忠義，可有看見我們的痛苦？」

「母親？」翟母的低喃翟瑾沒有聽清，卻感受得到她從骨子裡散發出的絕望與悲憤。

「整整兩千八百個日夜！除了那些虛無的奉承還得到了些什麼！為了所謂的大義，棄全家大小於不顧！他得到了清高不凡的名聲，可我們呢！我們卻為他承受了帝王的怒火！曾經高高在上的門第被打落凡塵，在上流中受盡了奚落，母親因此而落下病根，整個家族也因為他追求那什麼正義而在一夕之間風雲變色！這樣的人、這樣的人有什麼好奉為榮耀的！」翟母壓抑多年的憤怒在看到翟瑾欲步他後塵而徹底爆發。

曾經她也佩服過翟老爺子的果敢，但這種心情在之後越發艱辛的日子裡被徹底推翻：原本和樂的家庭因為一家之主的離去而牆倒眾人推，生活上處處受阻；怒火無從發洩的帝王也將苗頭指向翟衍背後的翟家，幾大家族受到暗示而明裡暗裡的排擠他們；唯一能主持大局的母親因承受不了突然失去丈夫的痛苦而陷入魔怔，整日渾渾噩噩的讓人鼻酸！做為每天侍奉她的兒媳，沒有人比她更清楚，那具行屍走肉的軀體下，是哀莫大於心死、是被絕望侵蝕得千瘡百孔的靈魂；而她的丈夫被趕鴨子上架，成為翟家新任的家主，也因此被推上了風尖浪口，成為有心人的眼中釘，不出一月，便在一次遠行的途中遭到刺殺。翟家在短短的時日便迅速敗落。

大概是覺得痛打落水狗沒什麼意思，已然饜足的外部侵略抽身抽得乾淨，才讓翟家苟延殘喘至今。

而這個害得翟家落魄如斯的罪魁禍首，現在又要讓她的獨子重蹈他的覆轍嗎！她不允許！翟瑾是她含辛茹苦拉拔長大的獨苗，她絕對不允許當年的歷史在兒子身上重演！

「阿瑾、你辭官吧！」翟母腦中靈光一現，急急地拉住翟瑾的衣擺說道。

「啊？母親，您在說什麼啊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」翟瑾一頭霧水地看著母親難得的強勢，想起母親剛才癲狂的樣子，心裡忍不住一陣擔憂。

「阿瑾，我們不要去繕州了，你辭官吧。」翟母很快恢復了冷靜，原先還慌亂的雙眼現在卻如兩潭死水一般，再掀不起一絲波瀾。到底曾受過大家族的薰陶，心中有了決策後，渾身氣勢陡然一轉，彷彿恢復成當年那個掌握翟家命脈的當家主母。

「母親、您、您在開玩笑嗎！」翟瑾雙目瞪大，不敢置信地看向一貫和藹的臉，如今卻滿是冷冽。

「我再認真不過了。」翟母淡然地看著翟瑾晴天霹靂的樣子，臉上沒有一絲動容。

「可是、為什麼！」翟瑾忍不住脫口朝著母親質問道。父親早逝，他的每一分成就，全都仰賴母親的辛勞，因此早熟的他與母親感情最是深厚，也最是敬重她。可現在，母親的要求卻和他「以天下為己任」的思想相悖！他內心一陣掙扎，既想好好反駁母親，又怕她像剛才那樣失控，情緒十分激動卻又束手束腳的，反倒不倫不類。

看到這樣的翟瑾，翟母眼底閃過一絲笑意，卻依然保持肅容，「阿瑾，母親問你，你是怎麼看待你祖父的？」強制逼他就範，只怕暗地裡反而讓叛逆的欲望滋長得更厲害，因此翟母打算從源頭徹底打消他的念頭。

「對我來說，祖父是挺立於天地之間的君子。」翟瑾小心翼翼地措詞。雖然剛才聽得不是很明白，但他隱約感覺得出來，母親對祖父似乎有一股很深的怨恨，因此語氣十分婉轉，怕再次刺激到她。

「是啊，一身正氣！」翟母笑得十分諷刺，翟瑾見狀，屏息不敢出聲。

稍微平復了心緒，她放緩面部表情，語氣轉而悲戚道：「你敬佩他無懼生死，可又何曾想過，他一了百了後，我們該何去何從？」雖然本意只是要勾起翟瑾的惻隱之心，但沉浸在那樣的氛圍後，翟母還是不自覺從背脊竄起一陣悲涼，「將冰清玉潔踩進泥濘中，讓高高在上的面具破碎，染上不堪的氣息，這就是人的劣根性！你知道當時翟家餘下的族人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嗎？四處躲藏、見到生人便嚇得逃竄，不過是倔強地死守那點少得可憐的尊嚴罷了！」

想起當時難堪的境遇，翟母便是一陣反胃，但她還是勉強壓下那股衝動，畢竟她只是要博取同情，沒想要翟瑾為她擔心。

「母親……我、我從來就不知道……」翟瑾看著母親神色泛冷，心中泛起密密麻麻的心疼。他從來就不知道他那從不顯怯色母親有這段過去。

「逝者已矣。現在說這些，並不是想讓九泉之下的人不得安寧，而是想告訴你：母親不會害你的！我只是害怕你會像你祖父那樣離我而去！」翟母刻意顯露的脆弱，讓翟瑾一陣動搖。

「母親，我不會離開妳的，妳莫要杞人憂天。」翟瑾用力握住她的手承諾道，希望能藉此傳遞一些力量給看起來搖搖欲倒的母親。

但知子莫若母，看著翟瑾閃爍的雙眼，翟母確信他心中的天秤已經失衡了。便放緩語氣，語重心長地拍拍他的手：「這些話母親也就私下對你說：難道你以為，為官者只要有顆正直不阿的心就足夠了嗎？」

接收到翟瑾「難道不是嗎」的眼神，翟母搖搖頭，細細向他分析道：「首先，你要能夠看透局勢，在風聲未出時便站到強勢的隊伍中，更要在敗跡未顯時及早抽身，方能立於不敗之地；再來，你要能屈能伸，不拘泥於所謂的對錯，順應當下情勢，即使是再高傲的珍珠，也不要迂腐地說寧可粉身碎骨，而不願蒙上世俗塵埃這種話，否則不就連綻放的機會都沒有了嗎？能與世推移，才是保全其身的上策；你捫心自問，總是堅持操守，寸步不讓的你，真的適合走上這條路嗎？」

啜了口茶潤潤喉，翟母直視翟瑾，「單就這次被貶事件，你明明有機會全身而退，卻選擇自願蹚入渾水，攻勢不留餘地，莫怪乎對方惱羞成怒而對你出手。」

「我……」翟瑾面如死灰，翟母非責怪更勝責怪的話，像利劍一般刺穿他的心，渾身的血液迅速流失，指尖傳來一陣冰冷，回過神才發現，早已淚流滿面。一抹溫熱滑過慘白的側臉，濺上青色的官服，落在那把申屠弈臨別前贈的摺疊扇上。水漬在扇面暈開，模糊了墨跡，和眷顧蒼生的志業。

「我、明白的……」

幾天後，翟府一眾遷至翟老夫人娘家所在的映州，過上了安貧樂道的日子。

再過三年，翟老夫人病逝；不出一月，翟家獨子亦撒手人寰。

「母親，大家都說父親是因為祖母去世而傷心過度去的，可是，祖母去世的時候，父親沒有掉眼淚啊？」年約五歲的男童枕在喬璨的膝上，天真地問。

「你父親啊，大概在三年前就把眼淚給流光了吧。」喬璨溫柔地摸摸男童軟軟的髮絲，輕聲地說。

翟家也就那麼大，當時的動靜她怎麼可能不知道，不過是顧及翟老夫人和丈夫的顏面選擇裝聾作啞罷了。

「這樣啊。」懵懂地看著母親突然有些哀傷的樣子，男童貼心地想活躍氣氛：「那父親一定很高興吧，終於不用再做那些辛苦的農事了！」

看著男童神采奕奕的樣子，喬璨心裡一陣苦笑：是啊，連孩子都看得出來翟瑾並不喜

歡這樣的生活，何況是老夫人呢？

自從老夫人死後，翟瑾的精神狀況就越發不好，總是神神叨叨地說些讓人摸不著頭緒的話。直到那天，翟瑾突然神智清明地約她到鄰近的一條溪流。

「你知道這條水叫什麼嗎？」他面帶微笑地指著面前的河水，問道。

她搖搖頭，「叫什麼啊？」為了不讓難得的對話中斷，她配合地問。

「叫滄浪。」他神色嚮往地答道，「你猜我為什麼知道？」翟瑾突然笑得像個孩子似的，神祕地拋出下個問題。

「是申屠先生說的！」等不及得到回覆，他便滿是驕傲地自行答道。忽地，他神色慌張地開始在身上摸索著。

「你在找什麼啊？」她好奇的問。

「扇子不見了！」翟瑾哭喪著臉，比劃著當初申屠弈送他的紙扇，而後像是突然想起什麼似的，他撫掌大笑：「肯定是掉進滄浪裡了！」

她心中頓覺不對，趕緊拉住他：「阿瑾記錯了！扇子沒有掉進水裡！它還在家裡好好的呢！」

「別攔著我！」他猛地掙脫，向後退了兩步，面對喬璨，背對河水，「它肯定是掉進去了！我要去撿回來！妳……別阻止我、別再阻止我了！」

翟瑾眼底一閃而過的哀傷，讓喬璨想起當年辭官時，他絕望死白的樣子。

赫然意識到，此刻的他是清醒的！

「阿瑾……」看著翟瑾一步步後退，下擺已經溼了一片，她眼中模糊不清：「求你、不要……」

「是我該求妳、求妳、別阻止我、好嗎？」斷斷續續吐出哀求的話，喬璨彷彿看見當初那個跪在老夫人面前，哭得泣不成聲的翟瑾。

「撲通！」

「阿瑾！」喬璨一聲驚呼。但只有她知道，剛才翟瑾倒下的瞬間，她因為那雙哀傷的眉眼而遲疑了片刻，造成了這樣的局面。

「滄浪之水……」喬璨恍惚間，將這幾個字咀嚼出聲。

「母親？」男童困惑地看著喬璨心不在焉的樣子，撲騰一番以博得關注。

「崇兒別鬧。」回過神來的喬璨心虛一笑，摟著翟崇低聲哄了幾句。

忽地，一陣冷風撫過蕭瑟的屋子，繾綣難捨地闔上無心續寫的篇章。挾帶著僅存的情意，朝兩人輕吐絮語，而後瀟灑地抬步離去，不帶一絲留戀。

翟家曾經璀璨一時的光火，不復。